



讀史漫錄卷四

東阿穀山于慎行著

福清臺山葉向高訂

東漢

高祖規模闊大苞絡無遺光武矩度精嚴錙銖不爽其大段不同如此光武好經術而高祖不好光武習吏事而高祖不習光武善將兵而高祖不善光武能保全功臣而高祖不能保光武能絕嗜慾而高祖不能免以此言之光武優矣然石季龍遇高祖其與韓彭比肩遇光武即欲並驅中原此何說也英雄知人

必自有見總之高祖氣魄大光武察察在其包羅中耳至於任賢使能蠲苛除暴其得天下之心一也扼吭拊背扼要握樞其得天下之勢一也兩京迭建肇祀二百各有所矣

世以光武似高祖綜之全不相似先主儻緩木強却似高祖但才不及遠耳

武帝守成之主也然其氣局寬大不事局促有開創之規光武創業之主也然其勤政任賢謹守法度有守成之矩武帝煞似高祖光武煞似宣帝

項王之臣不忠高祖斬之彭寵之奴不義世祖侯之何其不同也高祖當治定功成之後故斬丁以示義光武當招降納叛之時故侯奴以購敵其機一也雖然不義而侯何以示勸賜以不死可矣

韓信說高祖於南鄭鄧禹見光武於河北孔明對先主於隆中皆以立談數語決天下大計其後成敗大小皆如所策分毫不爽蓋其胸中成畫已久出身許國舉而措之耳豪傑用世往往如此

帝王有真非虛語也王即使其臣請降盛稱即實成帝遺體光武曰設使成帝復生天下不可得况詐子輿者乎南唐遣徐鉉入見辯說百端太祖曰不須多

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側豈容他人
鼾睡二主數語氣蓋一世令蘇張復生結舌無語况
直杜威徐鉉之流哉

予觀更始盆子之事而嘆漢之德遠也夫以雄黠大
盜擁百萬之師自足建名竊號橫行四海乃至交臂
屈膝求一牧豎而事之惟恐不及直以謳吟思漢借
其寵靈耳當此時非二牧豎子則百萬之師不可得
聚惜群盜聚居無終日之計徒為真主毆除耳

王霸報冰合事世咸危之以為兵至而河不凍是蹠
之死也不知霸所用者乃兵法耳方霸走報時軍去

河尚遠一聞無冰則四解而散是不戰而敗也兵至
而河不凍又無可走則人自為戰反而死敵是不謀
而勝也蓋淮陰背水法耳然則冰合者何也王者不
死有天数焉霸不知也

光武成功河北皆漁陽上谷二郡之力也及天下已
定二郡所遣校將如吳漢王梁耿弇皆至三公上將
而彭寵耿况曾無一尺之組以酬其功此寵所以反
也况不反者弇乃其子耳以光武之英畧明達而不
能御一彭寵豈別有說邪直計失邪

東漢趙王良入城門與中郎將張邈爭道叱邈旋車

言史記金
司隸鮑永即劾良無藩臣禮良親光武叔父叱一即
將旋車未為甚過而永即劾之可見漢法於諸侯亦
甚嚴也

吳漢平蜀放兵大掠光武以書譴之有曰仰視天府
視池觀放麇啜羹二者孰仁此真不忍人之心推此
心也二帝三王何以遠過甚矣光武之仁也

任延對光武曰忠臣不和和臣不忠上下雷同非陛
下之福光武深服其言愚以為此延阿世之語也光
武明察御下方以制御為權而延語適合之耳夫和
者未必不忠而不和者未必忠顧其公私何如不忠

者和與不和其機一也其和也以權利相比唱附和
以蒙主之聰和不忠也其不和也爭權怙寵相擠
相傾以盜主之柄不和亦不忠也忠臣則不然其和
非雷同心無所競耳其不和非忿戾志有所持耳此
同名而異情不可不察也嗟夫光武以湯武之仁而
延挾商韓之餘瀝以澆之何其細哉

漢自武帝以後以左右曹諸吏分掌尚書奏事而以
宿衛大臣一人領之如張安世以車騎霍光以大將
軍王鳳以大司馬師丹以左將軍謂之領尚書事後
漢章帝以太傅趙熹太尉牟融並錄尚書其後每帝

即位輒置太傅錄尚書準古聽於冢宰之義謂之錄尚書事其後南朝因之謂之錄公蓋其職居中以筦事在三公之上若今之內閣云

先世之政有可更改者有不可更改者漢明帝北征匈奴西開三十六國至章帝即位校書郎楊終上書請罷其役其時公卿大臣皆以為孝子無改父之道先帝所建不可回易終復爭之以為魯文公毀泉臺春秋譏之曰先祖為之而已毀之不如毋居而已以其毋妨害於民也襄公作三軍昭公舍之君子大其復古以為不舍則有害於民也漢人引經多迂僻惟

終援春秋極當可為萬世權衡總之事而有害於義則損之益之與時宜之所謂善繼人之志也事而無害於義則有其舉之莫或廢之所謂不改父之政也嘉靖末年世廟深居西內多所營建至穆考即位一舉而塗之至今故宫閒館半為蓬蒿過者嘆息亦不聞泉臺之義者矣

西漢諸陵皆有陵邑三選七遷備極華富亦一時之盛也至光武明帝陵制儉卑不復起邑及章帝時欲復之東平憲王書諫以違先帝聖心虛費國用章帝遂止自此東京陵制比西京大省矣

明惠皇后不封外戚疊疊為言可為永戒其曰常觀
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觀此數
語不但明於人事抑可謂深知天道者矣世之士人
君子顧有知進而不知退者豈未聞是語邪
第五倫天性峭直然疾俗吏苛刻論議常依寬厚可
見俗吏苛刻非必能峭直也夫正直忠厚本一機括
不忠厚者必不正直阿世求悅以捷取效其苛刻亦
未必天性乃欲以是為名耳

漢時法度猶有三代遺意如云民有產子復勿算三
歲至章帝又下詔令諸懷妊者賜胎養穀人三斛即
此一端三代盛時何以加此後世產子三歲且藉而
登諸版矣安得有此意耶章帝四巡郡國敕司空曰
方春所過毋得有所伐殺車可以引避避之駢馬可
輟解輟解之此詔令之言中間未必盡如所諭要之
煩費省矣即此二事後世皆不可及

曹褒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讖記之文撰次天子至於
庶人冠婚吉凶始終制度凡百五十篇奏之章帝以
衆論不一罷而不行至今褒所論著不傳於世殊為
可惜如令得其全文以為三禮別傳成一王之法較
諸叔孫所制必有不同柰其湮滅何也

夫春生秋殺一慘一舒天地之氣也人不能違天惟所運耳文帝之寬仁而景帝以刻削承之明帝之苛切而章帝以寬大繼之此天地之氣非人所能也漢史記衛霍出塞之功焜燿簡冊後漢竇憲出塞三千餘里降至二十萬人可與衛霍相當矣然衛霍當匈奴強盛度漠出師虜勢遂衰至於百年不振即一時窮黷之費有傷根本而漢之國勢由此日強其功誠不爲少至於和帝之初匈奴分而爲二南單于居塞下爲中國所外翼北單于迫於鮮卑舉國來降所餘無幾南單于欲倚中國之威破而有之漢可毋出

兵也直以憲刺殺宗室求擊匈奴以贖罪故遣之耳今觀燕然之捷與天山瀚海難易大小何啻拔山折枝而班生獻諛爲之勒石徒可咲也

東漢風俗和平即所行有不順理其後亦無大患如光武廢東海王疆而立明帝章帝廢清河王慶而立和帝此人倫之變未有能善終者然考二王以廢黜之故小心恭謹畏事守法以保其寵祿二帝敦親親之誼撫綏禮遇無所不周竟不聞有少形迹此皆難能也以唐世較之何其遠邪此何故和德勝而戾迹消也

班定遠居絕域三十餘年舉五十餘國請吏闕下重
譯貢獻連四萬里此絕代之勲也白首東歸才拜一
射聲校尉漢真少恩哉唐常南康坐鎮西蜀苞舉六
詔雖不及定遠亦一代首功然爵至異王富貴隆赫
視漢之報定遠不啻十百夫功無難易遭時則顯談
何容易

漢自中興以後以尚書爲政本然尚書令秩裁千石
和帝時黃香以尚書令出爲江夏太守香辭以典郡
從政才非所宜乃復留爲尚書令增秩至二千石當
時樞機之地官秩止以如此至江左以來尚書令遂

爲元宰唐時以太宗常爲此官遂不敢洩談矣
班超在西域使窮西海至安息西界臨大海欲渡船
人以其爲入者皆齎三歲糧乃可得渡吏遂返止此其
去中國不知幾萬里張騫所窮河源未至西海當尚
遠也

前漢王氏同日五侯天爲示異及東京外戚無一日
不侯者以馬鄧之賢兄弟三四人皆同日封侯漢惟
開國功臣侯者有萬戶以上而鄧氏四侯各食萬戶
不已侈乎然史不甚非之徒以其恭慎好禮能保爵
祿且出於習聞不爲創也

東漢以尚書為樞機之地政事所出三公取備員而已及至天地大變反以策讓三公至於死免而不及臺閣此大舛也安帝時仲長統嘗言及之以為光武奪三公之重至今而加甚不假后黨以權數世而不行可謂切矣

東京賢后以馬鄧並稱今觀其事鄧不及馬遠矣馬以仁慈勝鄧以明察勝外家亦畧相當而鄧氏之權重於馬氏至於鄧后臨朝舍和帝長子而立殤帝殤既不終又立清河王之子為安帝始也舍長而立少繼也舍子而立姪亂國本矣鄧隲等徒貪其少決策

禁中公卿不得與聞此何等事而與一外戚共之非其賢聲著聞當不在吕后下矣方鄧后臨朝時杜根上書勸太后還政太后大怒盛以縑囊於殿上撲殺之根得蘇亡去為宜城山中酒家保及太后崩乃召拜侍御史即此一事和熹母德不已損乎

衛青大敗匈奴而歸武帝使使即軍中拜為大將鄧騭出屯漢陽為羌所敗而還安帝亦使使迎拜大將勝敗殊轍而恩數一軌怙寵恃權恬不愧畏漢政之不綱始於此矣

漢自武帝時設武功爵二十等其極為大良造皆空

名也安帝時連年饑饉國用不足三公乃奏令吏民
入錢穀得為關內侯虎賁羽林郎以下鬻爵之法至
是大壞至於桓靈之代三公皆可鬻矣

漢法有三代遺風如歲盡衛卒交代上臨享罷遣之
百官陪位謁者持節引入侍御史持節慰勞問所疾
苦受其章奏所欲言饗賜作樂觀以角觝樂闋罷遣
其撫卹軍士周悉如此即采薇杖杜之雅何以加焉
如天子賜邊臣書云將軍暴露良苦至唐時猶然如
敕宴將士云各宜坐食相與盡歡如敕蕃落邊將云
夏初漸熱卿及將士並平安好遣如云冬初漸冷卿

及衙官百姓以下並平安好遣爾時上下情意藹然
一體如此自勝國君臣禮絕此意不復見矣欲培植
國家元氣須體此等良法稍存其意可也

漢制公卿刺史二千石不得行三年喪至安帝時司
徒劉愷以為非所以師表百姓宣美風俗乃聽大臣
行喪已而尚書令殺諷請斷之尚書陳忠上書切諫
上不能從竟復斷二千石以上行三年喪漢家一代
風俗淳美有三代之風獨此背經害禮而齊魯諸儒
講曲臺之義者不聞釐正待愷乃言之何也

袁楊二家數世三公光照史冊其始袁敞楊震皆為

言史九金
一時名臣故以不阿權貴失鄧氏旨震以譏切王聖
樊豐皆策免自殺良足悲也楊氏之後世守清白不
忝舊德而袁氏至四世之後本初公路專制不臣隲
其先烈以此第其閥閱相懸甚矣
古人事往往有不平者千世之下令人憤激如任尚
代班超護西域其才不及固矣然尚自竇憲代匈奴
即在軍中出入行間已數十年平定諸羗安集隴右
功不在段會宗耿恭之下亦一時才臣也尚爲護羗
校尉與鄧遵同事遵刺殺羗豪狼莫封爲列侯尚亦
刺羗豪零昌不得益位與遵爭功至於誅死於法何

如遵蓋太后從弟也侯一誅一令奉公死官之士何
以談功名悲夫

兩漢三公皆以策罷惟常賢以老求去劉愷請致仕
以千石祿養之東漢宰相不侯故給以祿寥寥數百
年完名全節不過一二士之沒溺於聲利所從來久
矣賢固經儒師傅不失家法愷在位無大建明其始
以讓國見舉廉靖一節始終不替蓋亦一代之賢也

漢儒通經據古議禮如訟然有政體大謬不聞持議
者如安帝爲和帝後不得父清河王禮也太后旣崩
清河孝王及生母左氏皆追尊爲帝后而王后耿姬

乃其嫡母見在京邸上號為甘陵大貴人此何法也
西京王國皆有太后安帝入繼清河之祀當有嗣王
何不以清河太后號之而倒置若此於禮安取乎後
唐莊宗嗣位以嫡母劉夫人為太妃生母曹夫人為
太后太妃往朝太后太后愧荷不安彼固夷風不足
深惟漢亦有此博士議郎安所考也

鄧后臨朝十餘年以恭儉率先羣下值羗胡梗化水
草為災憂勤度政復致昇平其功甚大至於敕勵外
家以退讓謹守保族全家之計亦非不至徒以貪據
大權不能自舍使王聖李閏之徒乘隙因形造托扇

搆山陵未畢一門七人相繼竄死道路之人皆為流
涕可不哀邪以此觀之權者造物所忌即以恭慎守
之猶或不免悖肆柰何母不能得之於子况臣能得
之於君乎

自古嬖倖之寵守成中主所不能免然大悖禮無道
者哀帝之寵董賢安帝之寵王聖也賢以二十餘位
至三公尚方噐物充牣其第至欲法堯禪舜聖女伯
榮持節往來甘陵諸侯至二千石拜其車下名噐倒
置至於如此國家之興替亦可知矣何况一二嬖倖
得保其首領耶

夫崇獎恬退自是國家盛節然飾詐釣名之徒亦有不可不察者如南陽樊英高卧壺陽名著海內不應辟召不受策書至順帝即位以玄纁備禮迎之再三稱疾疆起入見不肯屈禮乃設壇場具禮延問得失拜光祿大夫而歸談者從此失望不知英何所韞籍而虛為此狀時譏其進退無據良有以也英對順帝奏云臣見暴君如見仇讐立其朝又不肯况可得而貴乎陛下焉能生臣焉能殺臣焉能貴臣焉能賤臣云云凡數十語類戰國策士捭闔俛仰之態殊非聖世逸民之指以此推其所韞鄙詐淺中必無過人者

順帝此舉以為燕王之馬骨邪以為葉公之畫龍邪太公之誅華士有以也夫

左雄論選舉失實守宰數遷蓋深識治體者惟限年四十乃得應選而以聞一知十詰徐淑則迂滯之甚者四十強仕古人以為大都如此非必為之限也聞一知十不過擬議相較之辭顏子豈嘗聞一而以十對柰何以責淑邪淑不究其所以無以應而去亦鄙生也

東漢中官之權起於鄭眾孫程眾以謀誅竇憲位至公卿程等十九人以西鍾擁立同日封侯於報施未

甚過也且衆與程皆謹慎小心非敢壞國事者乃專
權竊柄之徒以之爲比至於不可禁遏故十常侍之
亂衆與程肇之也惟婦與寺無非無儀使其有功非
國家之福也

梁商少通經術以貴戚柄政所辟召皆一時賢士李
固周舉皆出其門順帝欲官其少子不疑商上書力
辭以晏平仲公儀休爲比可謂知止足之分者然其
子冀橫肆汰侈卒亡其宗天道惡盈以商之賢不能
范後樂氏所謂賴桓之功未足徵也富貴之際難矣
哉

西都直指使者得擅誅刺史二千石以下東京遣八
使巡行刺史二千石有罪者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
輒收舉其權任之重如此

東京自和帝以後皆母后臨朝擁立少主國統數絕
帝祚不永中興之業稍以陵夷和帝則竇太后殤帝
安帝則鄧太后北卿則閹太后冲帝質帝則梁太后
此數主者長不過十餘少或一二歲久者壽不過三
十少或踰年岌岌殆矣其故始於母后在御外戚柄
國貪昏利少舍本求支以及於此綿綿若存載祀二
百視西京法紀百不及一耳

桓帝以藩侯入繼梁后以女主臨朝內則唐衡左棺
在上左右外則梁冀兄弟專政擅權當此之時爲胡
廣趙戒則生爲李固杜喬則死正國家一阨會也然
固當梁冀鴆弑之時不能考証左右明正國法以身
殉主而死於一獄吏之手不亦左乎馬融儒者也乃
爲冀作奏誣陷李固至令吳祐面數其罪聲勢之移
人一至是矣

自西漢以來外戚侈霍至梁冀而止其得禍亦最深
爲可明鑒冀廣開園囿採土築山十里九阪以象二
嶠多招林苑周徧近縣經亘數十里後世人主之富
不能及也冀與妻壽對街爲宅互相夸競尤大不道
至於霍之子都梁之秦宮二奴事迹又絕相類高明
之家不止鬼瞰其室也

自古宦官貴戚富溢一時非必盡出祿賜皆有盜竊
之法如朝廷有所營作有所貿易即以其私財養徒
摧酷取利上下相蒙莫能釐革古之所謂盜臣也桓
帝時皇子有疾下郡邑市珎藥梁冀即遣客齎書詣
京兆并貨牛黃京兆延篤發書収客曰大將軍椒房
外家皇子有疾必應陳進醫方豈當使客千里求利
乎即殺其客冀慙而不得言以此事觀延篤真勁特

事然芑古以來貂璫戚畹以此射利者甚多不可不知也

桓帝欲褒崇梁冀使中朝二千石以下會議其禮胡廣等咸稱冀之功德宜比周公黃瓊請令合食四縣比鄧禹於是朝廷參用之禮儀比蕭何食邑比鄧禹賞賜比霍光冀猶不甚滿意以不得與周公伍也嗟夫三公漢世元勲百代人傑冀也有何勲德兼而有之猶不滿意甚矣桓帝之昏公卿之諂也他不足惜瓊為一時名士當其應聘入都天下想望風采以為伊呂復生及其出入三府屢秉國鈞值外戚中官之

擅亂而不能糾正視杜喬李固之寃死而不能申援方且持容容之計與胡廣趙戒為伍不亦羞逸民真隱之士邪方議冀禮時瓊果不畏疆禦何不正言其失而依違遷就以鄧禹裁之以冀就禹謂之裁邪上無白日遠無青史諛骨紛紛何時斷絕悲夫

漢時三公策免即為九卿及三公有關又以望推擇再拜唐宋以來宰相罷免或出為節度知州及朝廷欲用之又自節鎮召入其貴賤之分無一成而不可移者及今則不然矣

國之將亡也如人元氣已衰形神不固百病交作莫

知救療攻之於陽則病發於陰攻之於表則病發於裏何者其本病也桓帝憤梁冀之橫而與宦官圖之冀誅而權歸於內矣何進憤宦官之亂而召外兵誅之內靖而權歸於外矣總之乾綱不正太阿倒持不彼則此不左則右國事至此何可為者觀治亂之原不可不深求其本也

古人有云天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然至官民俱空公私兩竭則財亦必有所歸如漢誅梁冀賣其貲財三十萬萬以充牾王府減天下租稅之半當時上下匱竭徵求無藝豈知有三十萬萬之藏在於貴戚近

田抄沒嚴相至二百萬馮璜亦不下此皆天下租稅之半此非盜臣乃聚歛之臣也

漢時三公掾屬皆有權任西京以丞相吏刺察郡國東京以三府掾為清詔使出刺郡國得舉奏御史二千石以下范滂亦嘗為清詔使按察冀州守令望風解印綬去又常詔三府掾屬舉謠言奏郡國治狀其重如此其時或叅以士人或雜以掾史他日公卿之選多出其中後世以科目取士此法不行亦缺也尚書令陳蕃薦五處士桓帝以安車玄纁徵之皆不肯至五人者徐孺姜肱袁閑常著李曇也帝既徵肱

言史漫錄
不至乃下彭城使畫工圖其形狀肱以被蓋面竟不
得見此鑿坏踰垣之節也於聖賢大中之道亦甚遠
矣然當時習風靡競趨榮利有此流品亦足矯俗所
謂賢智者之過未可厚非也
太尉黃瓊劾奏尚書周永以為永素事梁冀假其威
勢見冀將衰乃陽毀示忠遂因奸計亦取封侯又黃
門挾邪羣背相黨自冀興盛腹背相親朝夕圖謀共
構姦宄臨冀當誅無可設巧復揚其惡以要爵賞此
數言者曲盡小人情狀百世以來歷歷可驗而權寵
之人不能早見往往觀其親依謂為可托不知此等

小人惟利是視向背趨舍在轉盼之間可為寒心夫
惟中立不阿之士平時未肯親附即有不虞亦不至
相背然亦何可多得邪

皇甫規平定諸羌降者以數十萬而惡絕宦官不與
交通宦官遂共誣譖以為規貨賂羣羌令其入降規
上書自訟若臣以私財則家無擔石如物出於官則
文簿易考就臣愚惑信如言者前世尚遺匈奴以宮
姬鎮烏孫以公主今臣但費千萬以懷叛羌將有何
罪此辯極是彼時獨中官求賄不得以此構陷不出
廷議至後世文吏法家以繩墨論功往往有此令瓌

言
瑯立功之士搖手觸禁即欲設竒建畫動千吏議欲以操縱韜鈴制敵人之命不亦難哉

東漢末代匈奴衰弱自分為二北匈奴自竄西域不通中國南匈奴猶與烏桓鮮卑結連入寇及遣張奐臨邊匈奴烏桓相率降附凡二十萬口而鮮卑出塞竟不肯降分其地為三部東連夫餘濊貊西屬燉煌與烏孫接而盡有匈奴故地東晉之世鮮卑益盛遂至入據中華其來有漸矣

范滂對獄辭云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污不悟更以為黨此數語正黨人中禍根本也夫士顧所處耳善善惡惡當其任則為之空言橫議非聖賢法也內而在位如李固杜喬外而守土如成瑨劉瓚即挑貴強之釁蹈死之誅庸得辭乎而滂等以一介之士無民社之責橫為高議危言互相稱引至於駢首就戮毒流縉紳斯亦過矣郭林宗申屠蟠何如人漢末羗夷作亂叛服無常段熲張奐在事意見不同熲以為狼子野心難以恩結勢窮雖服兵去復動欲一煩師徒盡滅其種奐以為羗一氣類不可誅盡山谷廣大不可空靜膏血汗野傷和致災詔書竟從熲議於是先平西羗後平東羗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

千級獲馬牛四十二萬費四十四億其功可謂盛矣
雖然屠滅過多傷和召災固所不免二君之議當以
張奐為正

陳蕃竇武之及非不幸也其謀疎也方其請誅中官
太后固曰漢元以來故事世有宦官但當誅其有罪
者豈可盡廢朱禹亦曰中官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
何罪而當盡見族滅此言皆是也第毋論事理其勢
亦不能太后女主無決斷陳蕃老儒無算武何所恃
而能盡誅如許人邪事窮勢迫至乃率官屬諸生八
十餘人到尚書門攘臂大呼欲何為也真迂儒耳其

後何進又欲盡誅中官太后亦曰中官統領禁省漢
家故事何可廢也且先帝新棄天下我柰何楚楚與
士人共對事乎進不能從亦及於敗二事接踵漢以
不國謀之不臧嗟何及矣

胡廣周流四公歷事六主史稱其練達故事明習朝
章想其才必有可采至於流品之卑則上下數百年
罕其儔儷桓帝之初李固杜喬與廣同為三公李杜
死而廣不同靈帝之初陳蕃竇武與廣同為三公陳
竇死而廣無恙所謂白璧不可為容容多後福者也
前有胡廣後有馮道俯仰千古令人短氣

西京子雲東京伯皆一代雋儒其名位人品亦畧相
似然邕之坎壈尤甚於雄其始上對災異指斥嬖倖
為中官飛章所中議處極刑賴常侍呂強力為伸請
得徙朔方時將作大匠陽球與邕有隙使客追刺之
客感其義反以情告及後有詔赦還又為王智所奏
亡命江海積十餘年方受董卓之辟其艱危如此以
其困窮流落之中受知於卓伏哭請葬固其宜也視
雄之仕莽相去遠矣

天下事雖甚難處者亦必有方畧顧人不思耳如漢
末中官權勢雖盛然其盤據根柢尚不如近世之密

竇武何進計不蚤定女主狐疑臨事無決反受其亂
若計定而發得其肯綮未有不可為者如陽球之誅
王甫特一獄吏事耳竇武何進第求一司隸如球者
使之按其渠魁明正國典其餘束身請死可一赦而
定也不知出此而欲盡其種類至以外兵除之天下
豈有此理漢時司隸校尉假節奉使得以便宜誅戮
其權甚重武進發難時亦嘗更易司隸及河南尹洛
陽令而不得其人又事不斷決故不克也古今事勢
不同近代錦衣環衛即司隸之職反受制於中官若
其門下即球安所施邪

天下之亂必有所因即如盜賊縱橫亦有內主黃巾之亂乃中官封諂等為之內應宦寺無知徒見其言諂奉貨賄充盈即收為私人無所顧問及至勢成情露不能自返好利之為厲階有由來矣

自古昏庸之主未必盡騃愚無知皆由不斷耳如封諂徐奉事發靈帝詰責常侍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為不軌今黨人更為國用汝曹反與張角通即中張鈞上言張角興兵作亂皆由十常侍父兄子弟典據州郡貪利害民所致帝以其章示十常侍皆免冠徒跣乞自致詔獄乃詔冠履視事如故帝既知其情彼只

伏其辜尚何所疑而忍不之誅知而不法甚於不知也

袁氏自安以後家門雖盛名德無聞且依中官袁赦同族競為奢侈董卓之亂隗為首相徒以宗門重大恐見種滅不吐一語然其後竟不免於禍何如當此時正言聲罪而死猶有烈聲也本初公路皆一時之英才高諸父惟是臣節不終家聲墮落公路固不足道本初終是英雄惟智畧遠出操下而與之相角宜其為雌耳

董卓之用蔡邕即曹操之用荀彧也邕止尚父之稱

而卓不以為罪或難九錫之命而操即以成卻非所
遇不同時勢異也卓據未安之勢而操有已成之基
也邕雖以卓誅而人猶有惜之者或雖為漢死而人
猶有疑之者邕之臣節未虧而或之助逆有迹也
漢時門生故吏之議極重東京三公本自無權徒以
辟召之柄能收士心袁氏四世五公門生故吏幾半
天下二袁乘之可據州土韓馥舉千里之地以授本
初曰我袁氏故吏也其重如此近代門生之名猶存
大抵已不如古至所謂故吏者朝北面而謁夕南面
而臨互相上下視如路人故背公死黨之害雖除而

感恩懷惠之風亦鮮於國體則尊於士風則薄矣
董卓痴奴也積金郿塢曰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
足以自老果能雄據天下何有於郿塢事若不成身
無處所安得郿塢而據之卓徒一力士之雄耳王允
以一劔之任當關東百萬之師可謂智於收卓者矣
而以忽心乘之不善其後以及於敗漢之阨運使然
也

自古亡國之主固有縱慾稔惡毒痛海內如秦隋辛
癸之政亦有仁柔衰弱不能自振以至於亡者周赧
漢獻至悲也李郭之亂長安大饑獻帝出太倉穀豆

為貧人作糜疑其廩賦不實令於御前作糜試之此
雖非王政大體然其區區愛民之心有足取者而卒
與履辛秦隋同為亡國生當阨運智無如何故曰履
霜堅冰其所由來者漸矣

無窮而後已
及心自美果能
董卓識也
風亦鞭笞
天下
事功赫赫
天下
風雨
而

讀史漫錄卷五

東阿穀山于慎行著
福清臺山葉向高訂

三國

曹操千古豪雄智畧蓋世其當事機之際能用羣策
如荀彧荀攸郭嘉程昱輩每得失存亡之機以片言
救之如石投水故算無遺策而功流當世試舉數條
方操失兗州時徬徨三縣莫知所止袁紹泛河北招
之非程昱一言則操入袁彖中矣昱曰紹有并天下
之心將軍以龍虎之威可為之韓彭邪今兗州雖破

尚有三城能戰之士不下萬人以將軍之神武與昱等收而用之伯王之業可成也操遂不入河北及陶謙已死操欲先取徐州還乃定布荀彧勸以先定兗州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何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河濟天下要地今雖殘破猶易以自保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操遂分兵平布據兗州為根本及車駕播越關河未有寧所袁紹擁兵百萬不肯奉迎荀彧乃說操曰文公納襄王而諸侯景芝高祖為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人望四方雖有逆節其何能為操遂迎車駕定都許昌官渡

之戰操兵少糧盡士卒疲乏議欲還許以致紹師寇又以為楚漢在滎陽之間莫肯先退先退則勢屈力怠至弱當至強若不能勝必為所乘操遂堅壁拒之而袁氏瓦解操之攻荊州袁譚求救操欲先平劉表後取袁氏於是荀攸曰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數十萬令二子和睦以守其成則天下之難未已今兄弟違惡勢不兩全及其亂而圖之則天下定矣操遂回兵北指而冀州以平此數事者其得失成敗在呼吸之間而諸子揣微見遠中窺批卻操又能虛心聽納從諫如流宜其克濟大業芟畧羣雄也

本初之有沮授田豐即孟德之荀彧郭嘉也當事機之會荀郭以片言悟操如石投水田沮極言開紹如柄入鑿成敗之決固不至官渡烏巢而決矣何也方李催郭汜之亂獻帝播越河東未有寧所本初據百萬之衆坐制河北使能聽沮授之計西迎天子即宮鄴都是五伯之業也而本初不從使操入荀彧之說以據許昌此固已失天下之大計一矣紹之攻公孫瓚也操從郭嘉之計以其間東取呂布操之攻張繡也而紹不能用田豐之言徑取許昌此失天下之大計二矣紹平公孫瓚之後欲以疲兵擊操沮授進諫

以為宜猷捷天子若不得通乃表其隔我王路然後進屯黎陽分遣精兵抄其邊鄙如此可坐定也而紹不能從失天下大計三矣方操之追劉備也田豐說紹曰操方與備連兵未可卒解公舉兵隨之可一舉而定也而紹以少子有疾不肯戒行失天下大計四矣官渡之後沮授說紹曰南幸於急戰北利在緩師宜徐持久曠以日月及其將戰也許攸曰曹兵少而悉師許下空弱若輕舉襲許奏迎天子以討曹操操成禽矣而紹不能用此失天下大計五矣夫以本初之才智固不及操至其地望威名甲兵土地較之於

操何啻什百而成敗相懸如此操能屈羣策而紹不能聽至計也嗟夫謀之於存亡亦要矣
呂布劔客之雄耳非大豪也其性決易所為無常高順每諫曰將軍舉動不肯詳思動輒言誤誤豈可數乎夫天下之事有一誤而不可復救者何言數乎布之得兗州也不知守太山亢父之險以阨操兵而走據濮陽四戰之郊固已為識者咲矣及操之圍下邳也陳宮欲使布出屯於外而自將餘兵閉中於內腹背攻之布聽妻言而止坐以待縛其暗惑無識一至於此安可與圖天下事邪然使得為操用則夏侯許

褚之流遠出其下以操御之正自有餘何至如丁原董卓而玄德不肯一言非忌布也乃忌操也先主此等識見又操所不能參英雄亦有三昧

吾讀荀悅申鑒悲之是時政在曹氏天子恭已悅志存缺替而謀無所用乃作是書缺之非不有禪台道然可論於承平之世而缺諸危亡之朝則迂矣何則非所急也方是時缺帝握空名在御有如累卵何者為四患何者為五政而悅亦為誰談矣詳悅之志既不能有所匡正以持危主又不肯如攸或輩失身私朝姑為是言以抒其韞籍耳然而迂矣當此之時忠

臣烈士誠有為漢之心惟有采薇鑿坯不事亂賊即無所補益不失為漢夷齊空談何益也

孔明自比管樂時人未許而後人以伊呂擬之何也論其功業則不及管樂較其人品則合於伊呂故父中子曰孔明不死禮樂其有興也夫管子以負海之國九合諸侯樂毅以區區之燕一日而下全齊孔明安能及之至其出處大節忠誠心術則伊呂以後不多見也然亦其勢使然耳誠令據齊燕之勢乘累勝之業則伊呂之功亦可望矣何但管樂乎嗟乎三代而下以伯畧成王業者唐太宗是也以王佐成伯功

者孔明是也假使孔明屈節袁曹據樞握要以制四方則繼漢而後不昂足矣然而踟躕四顧不求聞達依羈旅之主以成偏安之業徒為其名義也此其人品心術伯仲伊呂不亦宜乎

夫成敗之機決於一言顧用者何如耳曹操之伐荊州與由荊州而東下其衆之多寡不同也劉琮據土以待之與孫權逆流而迎之其勢之難易不同也琮不能用王威之策而聽蒯越之謀故當操兵之未盛而降權能用周瑜之策而不用張昭之說故當操勢之已成而勝以此觀之兵無常勢在所以策矣當此

之時劉備敗亡之餘衆不滿萬而權以為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操者果因備之助大敗操師假使劉琮以全楚之勢委國於備則魏不東而吳不西矣雖然琮亦璋之流也備即勝曹琮烏能有哉

曹公鄴中下令自述生平志氣皆非虛語彼其舉孝廉為典軍時豈遂欲霸天下及事勢已成真有不能力自己者故曰欲孤委捐兵衆以還執事實不可也何者誠恐已離兵為人所禍既為子孫計又已敗則國家俱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也此皆其肝膈至語吐露以示天下無所掩飾非大奸雄不能大抵

人臣之勢至於不能自返則必為不軌非必欲邀福正欲免禍耳有天下者慎不以太阿之柄假人而使至於不能自返哉

先主之取益州龐統之畫居多其取漢中又法正之謀也士元泛入蜀而孔明居守江陵孝直泛入漢中而孔明居守成都其用兵謀畫孔明未嘗親也先主既殂二子皆沒孔明乃自出師蓋其勢已孤發蹤之機無所復施矣

苟或迂人也豈有不知曹氏之謀而為之贊畫者勸取東郡則比之於高光勸守官渡則方之於楚漢

此非不知其謀者也何至加九錫而難之耶孔光賤
儒耳依附王莽苟以邀目前之富貴及莽勢已成乃
始憂懼求退彼誠不早悟也而或豈其儔哉司馬公
曲護之以為平日謀畫多出史臣溢辭非或本語予
未敢謂然論人於千載之下不據史冊安所折衷曹
操梟雄蓋世駕御人英有漢二祖之風然其平日舉
措多不可曉如荀彧楊修日侍左右崔琰毛玠久任
要職及四方已平逆謀將發此四人者相繼死黜此
何說也無乃有樂羊之短邪此可為人臣附送者之
戒矣

之策南取益州而拱手熟視為玄德所有亦操平生
所不為也

司馬公王伯之辨是也其帝魏寇蜀則過也何也王
者王也以天子統理天下故謂之王伯者伯也以牧
伯總領諸侯故謂之伯以勢之廣狹為號之大小而
不以其德也三代之上有行王道而伯者文王是也
三代之下有行伯道而王者漢唐是也以其合於三
王之道故謂之王道而不以其道號為王以其合於
五伯之道故謂之伯道而不以其道稱為伯故凡言
王伯者號也非道也三代以下其混一九州者皆可

謂之王而偏安一隅者皆當謂之伯此正統分統之
辨也故司馬公之論是也其帝魏者亦非以正統予
之徒借其年以紀事而寇蜀者亦因魏史舊文因而
不改耳然而過矣帝蜀而寇魏迂也以魏紀年而斥
吳與蜀混也直當以七國之例紀一甲子而分注於
下耳若乃帝蜀而寇魏則有不可通者先主據一州
之地又未嘗得統於獻帝不過借其名聲號召天下
而以正統歸之則不情矣故曰迂也然則東周何如
曰是不同也東周所據者舊邦所承者九鼎未嘗流
僻於裔土而伏在一隅何故去之然惟赧王以前則

可耳至於東周公之時與山陽何以異而綱目書其
合從曰王命諸侯伐秦亦不情矣曰如此則蜀漢正
當與南唐北宋比邪曰是又不然司馬公以南宋南
唐比之先主則又太遠矣南宋稱楚元主之後越晉
魏百餘年而自附於漢南唐稱吳王恪之後踰五代
數十年而自附於唐其真偽不可知也即使真漢唐
之後亦未有隔百餘年而繼統者安得以正統歸之
先主於曹丕受禪之日稱號漢中又其時當漢之末
譜牒具存必非假托而其稱號名義甚快人心安得
以二國目之故寇蜀過也分注之可也

言身之金
天下之事有一舉不當而流恨千古者先主之伐吳是也何也當曹丕受禪之初漢之宗室舊臣豪傑義士豈無不平之心顧力不能耳先主誠以其時卧薪縞素紀年建安東結孫權西連戎羗良將勁兵北出漢中鼓行而東建瓴直下關洛之間必有望風嚮附者如此則魏寇可平而漢業可復矣此天下大義也曹丕之才乃守成之器以敵先主未必能當况益以孫權乎則其主不敵矣當丕篡盜之日操之良將謀臣大半物故而吳蜀將相莫非天下名豪即一孔明陸遜魏有當之者乎是其下不敵矣誠合從而支魏

魏之成敗未可知也此天下大機也釋此不務而以七十萬衆頓之江湖之上忘萬世之大仇修匹夫之私怨捐一統之大業規方隅之小失卒之身隕國虜一敗塗地此千古之恨也諸葛子瑜牋曰陛下以關羽之親何如先帝荊州大小孰與海內俱應仇疾孰當先後此數言者即腹心之臣借箸熟數亦何以喻而先主不悟其心失策豈非天哉然事有不可解者孔明既遇先主魚水相得當此大機大義乃興亡得失所關而無一言匡正及至先主既殂良臣凋落魏氏據有中原已歷三世乃始以區區之蜀爭衡上國

不亦左乎原孔明之志非不欲結吳伐魏然不能得之於先主而徒以身當之意者君臣之間言有所不能入邪何以曰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嗟夫士之處功名之際亦難矣

曹丕禪位之後左右諸臣料敵策事惟有一劉曄耳曄之才識荀彧郭嘉亦不能及而丕不能盡用也當先主伐吳孫權遣使降魏曄請毋受其降而與蜀夾擊誠用其策則江左不至晉而并而丕不用也蜀兵既退吳氣方張乃始從而伐之曄請毋伐而丕又不

用臨江而返者三矣此曄之智也然丕欲王孫權曄請以將軍侯之則失策矣何也權自能王耳魏即不與安能禁之誠因而予之使天下知吳之王由魏也則魏為天下雄耳且夫以空名德之而使之必服孰與以空名裁之而使之不用乎故王吳者策也此曄之失也

孔明之品王佐也其事伯佐也何也為相而自校簿書統軍而親決罰鍰此可施之一州耳使孔明而相天下可勝校且決乎相天下而自校簿書決贖鍰豈不有所治辦然所遺者必多矣有味乎楊顛之諫垂涕而思之有以也哉

言史記金
孔明不用魏延計從褒中取長安即吳王濞不用桓
將軍策從武關入咸陽也關中卒聞亮出人心皇皇
使延從褒中以一旅走夏侯懋如驅九耳不用何也
正使延不可仗者諸將之中更無可使者邪坐失良
圖以正取勝數出無功繼之以死陳壽之短其用兵
言不漫矣

孔明之至郡也司馬懿謂諸將曰亮若出武功依山
而東誠為可憂若西止五丈原諸將無事矣亮果屯
五丈原此詭說也懿背渭而軍亮必不出武功而東
必據五丈原以西連隴道懿策其必然故預為此說

以安衆心耳非誠語也

司馬懿之得政劉放孫資成之也曹爽之受禍何晏
鄧颺激之也放資邪罔之臣何鄧浮華之士怙寵罔
利至於敗國自赤其族故用人者當取沉靜誠慤之
士雖未必有益於國決不至敗壞不然以名取人豈
惟畫餅乃畫墁耳傳嘏謂曹羲曰何平叔外靜內躁
銛巧好利必先惑子兄弟味嘏數言真可為萬世觀
人之法天下有一等人其外雍容閑雅冲廣恬夷真
若不食烟火而心術佻巧志趣輕躁慕利如焚趨時
若鷲有識之士方且以風度期之衆人營營同辭慕

尚不遇正法眼藏欺人無已矣然如此者其人祿位亦必不永何也重為輕根靜為躁君凡人心靜而貌動者此亦不宜然以靜禦躁猶自可久若外靜而內躁是以動禦靜也祿不留矣

天下之事有異情而同形者當曹操伐吳之時則降者亡而戰者勝及魏鼎既成之後則戰者敗而守者全何也前之形未成而後之勢已定也方曹芳嗣位政在司馬諸葛恪姜維東西並進夫豈不以芳既昏闇政在私門上下離心國勢不振此天亡之時也然在吳則孫峻滕胤率一國止恪在蜀則費禕蔣琬皆

阻維而不敢固因積安有日而襲於曹氏之威蓋亦有深計焉以權與備之才雄而不能支一曹操今也懿之才畧不遠出操下而二子師昭又與丕相若是操與丕再出也而吳蜀嗣主無權與備之才又非有公瑾孔明為之輔佐於此而欲規中原猶之螳臂當車醯鷄慕海事之必無幸者也

高貴鄉公好延儒臣常與侍中王沈侍郎鍾會講宴於東堂并屬文論以裴秀為文林夫人王沈為文籍先生一時恩遇可謂無比矣及帝欲討司馬王沈奔走告難使得成其逆謀其後沈以功封侯會秀皆為

言史漫錄
卷五
佐命夫人先生有此人品世之談經講藝者可以掩
卷矣

司馬通鑑自邵陵厲公以下皆書其追降之爵非也
邵陵高貴在位甚久為逆臣所廢追奪帝號此正千
古所痛憤也而從之以書其為實邪帝者之號受之
祖考王公之爵出自逆臣今實為天子而名為王公
是不以祖考之統緒為準而以賊臣之汙蔑為據也
於義何居公既以為吳蜀無天子之實不可加以虛
號乃二帝實為天子而號之王公何也或曰二帝廢
而不復耳如常道鄉公後竟謚為元帝則帝之矣是

又不然即如此論所謂不可復者以其逆臣廢之也
其所謂可復者以其逆臣追之也公卿大夫受爵於
君天子之爵受之於天及其祖考柰何以亂臣賊子
之予奪為上下哉然則何如曰三帝俱未有廟貌其
逆臣所廢者固不可從逆臣所尊者亦不可用邵陵
厲公當書帝芳高貴鄉公當書帝髦常道鄉公當書
帝奐六朝以下皆倣此則名實不淆而倫紀無肆矣
司馬公之書大非也

自古以篡盜取國者必受其報然未有如魏晉之巧
者操平定天下爵至魏王死未一年而不受漢禪昭

承三世之資廢立二王爵止晉王死未一年而災受
魏禪至於中間事迹無不合符天之報施何其巧也
然司馬之才不及曹氏而魏氏之功過於司馬魏之
繼漢尚不甚慘而晉之繼魏則直以犬羊剝削之耳
乃後世談二代之際其憤恨曹氏過於司馬者何也
漢世歷年數百德結人心一旦授鼎四海有不忍焉
而曹氏之凶橫在數十年之間尚有目擊其事者方
且快其得報誰復惜之故憤魏者為漢也其不甚恨
晉者亦為漢也至吳張悌之論則曰曹操雖功蓋天
下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丕睿承之刑煩役重司馬
父子累有大功除其煩苛而布其平惠民心歸之亦
已久矣此其當時所見必有確然可指者又二代長
短優劣之辨也

劉禪之對司馬昭未為失策也卻正教之淺矣何也
禪之不能歸蜀不待問也有思蜀之心昭之所不欲
聞也曰此間甚樂則昭見其庸劣坦然不疑矣而正
乃以思歸教之是嬰兒之見也幸而先以己意對再
問之時已慮有教之者禪即以正指對左右雖咲其
失不知禪之不死者正以是也禪之有計與否不可
知然其賴以自免則過正遠矣

讀史漫錄卷五終

讀史漫錄卷六

東阿穀山千慎行著
福清臺山葉向高訂

六朝南北

通鑑至魏晉授禪之際其文極畧非也彼開創之後
臣子諱其所由故中間曲折多不甚備今也著之簡
書垂戒萬世安得因其舊文而不為詳著宜考舊史
傳聞備書始末使後世昏弱之主知天命之無常則
必有履霜之戒竊據之臣知惡聲之難蓋則必有悔
禍之志大義之所關也畧之非也

漢武表章六藝而西京貴經術世祖慕尚清修而東
京貴節義載祀四百固有以也魏武好法術而天下
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延及江左放誕
成風三傳而滅亦有以矣文而不為其法亦宜其書史
司馬孚當懿昭執政同為三公常自遜避再逢廢立
未嘗預謀及晉武受禪孚執魏主手流涕歔歔曰臣
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革命之後以孚屬尊恩禮
尤重而孚不以為榮常有憂色臨終遺命以有魏貞
士自名不受法葬迹其始終一節可謂柔而不失其
正者矣雖然孚於純臣之道未盡也當師昭廢立之

日孚於朝廷位為公輔而不能靖其亂於師昭親為
諸父而不能遏其謀不可以去邪革命之際既以純
臣自許乃居然享大國之封傳茅土之祿固未嘗鑿
坯而逃入山而免也身死之日乃欲以貞士附之於
魏不亦難哉夫狗義為主之士所處極苦耳今也坐
視革命而號為純臣身膺五等而托為處士恐鴟夷
笑之於前淵明耻之於後也且夫身都富貴子孫世
有爵土年至九十而死徒不受王者之葬其於人間
之奉可謂辭名取實者矣不太王邪
晉之一天下而不能有也貽謨不臧而操柄失也夫

事之權衡固有常變武帝初業之初人心未固即使
中材之主持盈守成猶未保也柰何挾四世艱難之
業授一駭孺而使一黠婦睨之安得無敗且漢封諸
王位秩雖尊未嘗使預朝政魏於同姓固云少恩然
各有爵土亦得保全豈有使藩王當國挾持懦主卒
之自相屠滅血屬無餘而後戎狄乘之中原板蕩夫
置噐者置之安處則安置之危處則危以天下付之
惠帝使賈充女為之后使二十五王為之兄弟此為
安邪愚夫為之寒心况於哲主此貽謨之不臧也且
夫立國之初在於賞罰大柄或失政乃不行晉之於
之失也

刑賞何如也平蜀者鄧艾而與鍾會同殛平吳者王
濬而與王渾同賞於勸懲之義何居夫以開國之初
平二大敵而論功之賞不得其平他尚何論此操柄
之失也

魏文晉武非開創之才乃守成之主也文帝流連詞
翰武帝溺志聲色不藉累世之基乃不足當孫權劉
備而欲混一區宇哉其氣象規模固難以比德於漢
唐矣一再傳而不國也固也

晉武之出齊王攸非也王濟羊琇之徒率舉朝之臣
爭之亦非也何也以攸之才地壓塞人心留贊朝廷

豈無益於晉祚武帝忌而不容可謂少恩况以馮統
荀勗昵近小臣而間親賢之佐其可聽從故帝之出
攸非也然濟琇等留之則又過矣何也前無文武之
澤嗣無王之賢親無周公之忠使之持柄非筭也
以晉武英明佐之以攸而使群賢翼之何所不可
設使萬歲之後惠帝繼統而輔以齊王攸雖忠臣不
能奪天下之望不然則楊駿賈謐必不容攸是攸先
倫與罔受禍也攸未嘗柄國而惠帝之世諸王爭權
自相屠滅幾無噍類設使攸先為之萬世之議必以
攸為口實是攸為倫與罔作俑也無一可者諸賢何

不熟計而虐為此紛紛也故曰亦非也

天下之事必有所由起其始未嘗不利後稍變遷也
馬援為隴西太守討平叛羌徙其餘種關中居馮翊
河東空地於是關西有羌魏蜀分境曹操徙武都氏
於秦川以折巴蜀於是關中有氐西漢之末呼韓入
臣號為南匈奴東漢之末入居并州六郡分為五部
於是中國有匈奴此五胡之權輿也當其揆事之始
豈不以為長策且謂其仰我鼻息可馴而畜也豈虞
其禍之至此邪

賈后歆廢太子飲之至醉使潘岳作書草稱詔使書

之以奏惠帝太子遂廢太子妃王衍女也衍見大子
得罪自表離昏以安仁之藻翰夷甫之器識愛然一
時無與為匹而所為乃如此然則詞章名理舉不足
信於天下邪則士安所程也世以潘岳西征侈為美
談至板輿色養種種稱引以為將母故事及考其實
當岳在職時母常誚責之曰汝當知足而乾沒不已
及敗謝母曰負阿母以此言之岳所謂養口體耳冒
險嗜利亡身負親不孝大焉衍則益無足道矣
王衍三窟之計本馮驩之策也夷甫宅心清曠高視
物表而所謀如此乃知清談之流未嘗外世徒與世

浮沉以偷旦夕耳然亦愚矣身為三公不能匡時戴
主而以二州之勢為己私窟此海大魚之說也魚不
得水免安得窟及為石勒所得乃曰少無宦情不豫
世事觀其厚顏可為冷齒

劉聰欲為其后劉氏作殿其大臣陳元達切諫聰鎖
而欲殺之群臣叩頭出血聰怒未已劉后乃上書固
諫詞旨慷慨如云忠臣進諫者固不顧其身也而人
主拒諫者亦不顧其身也此兩言者可謂明盡矣聰
悟其言立引元達於坐以后表示之因表其堂為媿
賢堂亦英主舉動也劉后之賢即長孫明德顧何以

加徒以夷主之配世罕稱述亦足惜耳
劉越石忠矣智則未也當夫晉室板蕩兩京不守越
石在并王浚在幽石勒徘徊燕趙欲兼二州先遣使
偽奉王浚以驕其志又遣使送質越石以絕其救然
後舉兵向燕不朝炊而浚禽矣夫越石與浚誠不相
得其時浚有異志琨能并浚并之可也如不能并救
之可也坐視勒之并吞而不發一矢是勒成滅號之
謀而琨失為趙之策也勒勢已成不可復制乃從一
段匹磾間關偏側卒為所戕可不惜邪故琨之於智
未也

晉之渡江也幽并青兗西及雍豫皆為胡羯所據名
城大都相率投虜衣冠華胄其事腥羶一一疆臣擁
兵觀望坐視陸沉不聞一矢勤王加於夷壘惟慕容
暭在遼左張茂在涼州皆間關萬里浮海越山南稟
正朔而段匹磾播越燕齊之間死生奉晉此三人者
晉之忠臣也夫効死之節不見於士夫而見於夷狄
不出於侯甸而出於遐荒其故何也大抵都會繁華
之地漸染澆靡馳逐聲利忠義之志消而激奮之氣
微至於遐方遠徼風氣淳龐未嘗染俗鶩華有所移
易故驍健之材忠貞之志往往有中土士人所不能

及者其君使之然也漢武之用金日磾唐高之用李
多祚一志効節之死靡悔當時才臣名士豈不盈庭
而効忠為主反出亡虜之下世而至是亦足悲矣匹
磾為石虎所執曰我受晉恩志在滅汝虎即起拜及
見石勒亦不為禮常着朝服持晉節以至見殺嗟乎
匹磾之志節可貫金石中國士人有失身事二姓者
不當愧死邪

晉愍帝遇害中宗即位江左周嵩䟽諫以為梓宮未
還舊京未清且勿稱號此議非也天下事有緩有急
愍帝失守中宗即當嗣位猶以帝在虜中不敢自立

已二年無君矣柰何凶問已至猶謂不宜則將仍稱
王號邪萬一宗藩之中有先建大號者江左君臣何
以待之此爭端也嵩可謂不達時變者矣不聞廉將
軍之送趙王語邪

古今自有異人如蜀之范長生者其踪迹亦大奇矣
長生初號處士李特依之以興特所將數千人皆就
食於長生及李雄自立以國讓長生長生不受乃以
為丞相長生博學多藝能年近百歲蜀人奉之如神
觀其才畧自可雄據一方乃左右李氏而不肯自為
求之於後徐洪客之流也

王敦之反王導啓之也中宗由王導推翊遂據江左
後見王氏太盛惧其上逼以刁協劉隗間之導稍見
踈忌刁劉歆矯時弊每宗上抑下排沮豪強以是為
王氏所疾遂成王敦之亂故曰導啓之也江左名賢
與王氏同起者正自不少如庾亮周顛之流其地望
名聲皆與王氏相等誠歆兼用諸賢之中其誰不可
柰何取一刁劉此中宗之失也

王導非純臣也王含以敦之命稱兵向闕導予書止
之曰兄之此舉謂可得如大將軍昔年之事乎昔者
佞臣亂朝人懷不寧如導之徒心思外濟今則不然
及後周扎故吏為扎頌寬尚書下壺議扎守石頭開
門延寇不當贈謚導以為往年之事敦凶逆未彰自
臣有識以上皆所未悟與扎無與是何言也敦親帥
師徒長戈指闕而謂其凶逆未彰歆作何惡乃名為
逆敦之反也導自謂亂臣賊子何代無之不意近出
臣族帝亦以大義滅親褒之豈當此之時尚不知其
奸逆而心思外濟邪所以然者以導佐命大臣宗族
貴盛而為刁劉所間漸見踈薄其家庭之間必有不
平之志敦以誅刁劉為名固導所欲聞其肯止之不
然何敦之初舉導不以止含者止之耶當含之再舉

也敦病且死矣導見其無成乃敢訟言折之安有為
臣養奸容惡心思外濟而可以稱忠者江左夷吾其
稱愧矣

王敦將作亂羈録朝士有時望者置諸幕府以羊曼
謝鯤為長史曼鯤終日酣醉故敦不委以事其齟迹
浮沉不及於亂可謂智人矣

古云信不見疑然有事機之會心迹無以自明則處
之者未善也周伯仁兄弟維護王氏可謂至矣一志
奉公誠心為國金石可貫天日可明豈知形迹之間
不及自白施恩賈怨六尺不保亦足嘆也末世攘攘

飾貌見情誠不足動亦已久矣

將相之才正復不同自非通人罕能兼濟王丞相中
興良佐比迹伊吕然每遇安危大節輒狼跋鹿駭束
手無策其時温嶠陶侃貫甲勤王翦夷強寇其視丞
相直偶人耳及太真見宮闕煨燼便欲遷都豫章議
論紛紜相仗不決導乃以片言折之謂古之帝王不
以豐儉移都苟務本節用何憂彫敝若農事不脩則
樂土為墟矣惟宜制之以靜則群情自安於是衆論
遂定不復言徙詳此數語真宰相之言太真諸人所
不能道以是知經國之才自與建功者不同易而用

之鮮不敗矣然導之行事有甚失大體者如卞敦不
赴國難陶侃請下吏治之導以喪亂之後宜加寬宥
乃以敦為廣州刺史又江州刺史劉胤為其下郭默
所殺導以默驍勇難制即以為刺史代胤反梟胤首
以媚之此二事者大亂之本也而導親為之豈事勢
有不得不然者邪陶侃予導書曰默殺方州即用為
方州若殺宰相便為宰相乎導無以答自托於遵養
時晦侃咲曰是乃遵養時賊也即此觀之其不服人
心可知矣江左中興固導之功而紀綱不振國勢日
蹙亦導之才有有限也

晉武帝幼冲踐祚王導以先朝師傅受遺輔政帝尊
禮之每見必拜有司議元會日帝應敬導否或以為
當拜或以為否侍中荀勗以為王朝宜明君臣之禮
若他日小會自可盡禮朝廷從之愚謂此議亦非也
禮有不臣者二當其為師則弗臣也當其為尸則弗
臣也但言不臣而已又禮師雖召於天子無北面但
言不北面而已未有以萬乘之尊拜其大臣而後謂
之盡禮者此豈特下堂而見哉且大臣之體與布衣
不同伊川以布衣為帝師不得不倨文彥博以三朝
老臣事幼主不得不恭此不獨為禮也上而國勢之

重輕下而身家之安危皆係於此柰何以三朝元臣受少主之拜險哉其為國與身謀也李愬平蔡猶橐鞬迎度以尊朝廷非謬為虛禮乃利害所關耳况宰相之於人主乎

語曰良農能稼不必能穡石勒以一羯奴舉天下之半代趙而王固一世之雄也養虎遺患一傳而滅何其拙哉勒平生舉動磊落視孟德仲達何啻薰蕕乃其規畫經畧不能再世即欲比德高光亦太遠矣然勒之養虎即虎之養閔天道循環又何速也

天下多事有智畧忠義之士間關傾側以節義自見者於晉得二人焉巴西龔壯以父為李特所殺積年不除喪乃往見李壽勸令發兵西取成都稱藩於晉及取成都以安車束帛徵壯為大師壯誓不仕壽壽所贈遺一無所受後又數上封事勸壽推奉建康壽竟不從壯以為人之大節惟在忠孝既報父讐又欲使壽奉晉及壽不從遂稱病去終身不入成都又冉閔慕趙時有隴西宰謚者故晉散騎常侍也歷劉石之世不就徵辟至是閔往徵之謚因遺閔書以為物極則反致至必危君王功已成矣宜因茲大捷歸身晉朝必有由夷之庶享喬松之壽矣因不食而卒此

二人者三代以下不可多得直以僻在異域不與中朝士大夫交通故名不甚著耳

晉自渡江以來無規取中原之志及石虎篡趙毒痛四海庾亮兄弟乃請布軍江灣為伐趙之規王導與亮不協亦謂當舉惟大尉郗鑒太常蔡謨不以為然謨疏云為今之計當養威以俟時時之可否係胡之強弱胡之強弱係虎之能否審時度力不能與虎爭也又王土與胡水陸異勢便習不同胡若送死則敵之有餘若棄江遠進以我所短擊彼所長懼非廟勝之笑此論甚確江東形勢本是如此然直畫江之計

耳及數年之後中原大亂桓溫乘之一入長安再入洛陽鼓行而西如履平地使溫有持重之策則二京已在版圖矣不知蔡公爾時當作何論

漢高帝曰為天下安用腐儒也此言太過雖然天下事真有壞於腐儒者如晉室東遷偷安江介李氏據蜀石氏據趙大江以北不知有晉久矣慕容父子以遼左一隅西向闔趙以有燕冀之土而心在晉室辭稱復仇徒欲得晉之封爵以鎮撫其國乃遣劉翔越海入奏獻趙之捷以請析珪之命朝議乃謂漢魏以來無封異姓為王者反覆辯論歲餘不決及慕容皝

上表挾庾氏兄弟之罪乃懼而從之嗟夫此腐儒之
効也何也慕容自王其國已二世矣予之無加於彼
而可以結其心奪之無損於彼而及以携其志善計
者宜何從焉彼間關萬里心在王室而一尺之組靳
而不予彼即侈然自立不為晉臣晉能禁之不王邪
能越海萬里而討其不庭否邪幽冀二州不為晉有
久矣彼自取之而不提空名以為恩顧據漢魏故事
以折之不知漢魏以來曾有方州之臣據數州之土
而稟命朝廷者邪甚矣晉人之迂也其後慕容儁自
立為帝即召晉使語之曰歸向汝天子語吾承人之

為中國所推已為帝矣當此之時何不令尚書考故
事折之邪江左諸賢無一人可敵劉翔者皆以尋常
迂踈之見權天下之安危國事得無壞邪翔常因朝
貴宴集謂何充等曰四海板蕩奄踰三紀宗社為墟
黎民塗炭斯乃廟堂焦慮之時忠臣畢命之秋也而
諸君宴安江沱肆情縱欲以奢靡為榮以傲誕為賢
謬諤之言不聞征伐之計不立將何以尊主庇民乎
充等慙汗而已嗟嗟中朝公卿自標地望為一夷使
所折不能置對晉之國事可無卜矣柰何論強弱之
數於士馬之間乎

夷人之性鯁直勁特有中土士人所不及者以石虎之害屠人如草而蒲洪姚弋仲面質其過至於爾汝可謂忠於虎矣及石氏既敗中原無主請臣於晉見朝廷不振無與立功乃始徬徨自守有雄據一方之志向使二人歸晉時晉能撫而用之使之首路先驅東結慕容西連張駿以擣中原之墟河洛關陝可傳檄而定也乃江左諸賢徒養虛名終無遠畧失豪傑之心沮忠義之氣燕既稱帝涼亦自王蒲姚二酋各成伯業而晉不能得其尺土矣謂之何哉

石虎事佛甚謹浮圖澄在其國尊重擬於王者時有規誨虎無不從然虎殺人如麻窮凶極惡而澄無一言正之何也又沙門吳進言於虎曰胡運將衰晉當復興宜多殺晉人以壓其氣虎乃發近郡男女十六萬人使之築華林苑以困之佛教以慈悲為宗以殺生為戒乃至屠割無辜以壓王氣此何說也今世傳沙門之教往往稱浮圖澄其亦未之思邪

石虎養於石勒冉閔養於石虎其事一也勒死未幾虎殺其子而奪之虎死未幾閔殺其子而奪之其報一也天道神哉二人勇冠一世皆弄鼻跣躄之流而閔為中國人承石虎之害殲除群胡幾無遺類民心

快之

桓温西入關中無論居民男女夾路父老垂泣北入洛陽展謁陵空分置守吏當此時也中原故土已在掌握矣而咫尺長安不度灞水及洛陽已降又損而不守此何意也或度不能守邪抑才智有限力盡而歸邪將已有他心而恐議其後如子貢之說田常邪夫南之不可并北木之不能再實皆天道也桓温兵薄長安而不肯進取岳飛兵臨汴水而不得成功皆非人事也

夷性固多暴戾然石虎苻生二人則慘虐之魁也虎屠剗子孫如屠牛馬生斬艾大臣如刈草管至於剥人面皮使之歌舞剥牛馬之皮縱之庭中以為娛樂天胡不仁生此等豺狼以覆天下殆氣運邪苻生下詔曰吾殺不過千而謂之殘虐行者比肩未足為希恐履癸之言不至是也此直夔魑龜虎之群人面而冠者耳

江左名流如殷浩褚裒二庾諸王才情器識秀出人羣規畫事宜亦多中窳而不能建中興之業以獎帝室何也神識有餘而朴誠不足也辟如貴家養狸五色珍竒價至數金而不能捕鼠時或趨悖乃破器傷

言身法金
鷄雛耳惟桓大將軍才畧差勝兩入中原修復陵寢
令終其緒業高比桓文下同信越而臣節不純為世
大戮才之難成亦可恨也王右軍不得任職然其策
事論人無不切中亦不究其才矣
自古用兵皆以建瓴取勝未有從卑濕之地仰面而
攻者惟劉裕伐秦以水軍入河沂流而上經強魏之
境直抵關門王鎮惡等遂帥舟師由河入渭以取長
安可見兵家勝負惟在強弱國運興亡自有氣數地
之險夷勢之高下皆未足以論也越王勾踐闕溝商
魯之間以通中國蓋裕之所本也

天下之事有同事而異功者如趙武靈王及元魏太
宗是也武靈以其子為王而身畧地中山太宗以其
子御國而身南向征討其事一也趙以之亂魏以之
昌則所用之人不同耳趙以李兌構亂而魏以長孫
嵩崔浩諸人居守且主父憐故太子章有兩王之志
而魏主委用太子正以係屬人心其情亦不同也
崔浩李泌二人才識相似決勝較若指掌參之
良平未必多讓又皆好神仙服食亦甚相類然泌逢
仁明之主故得逍遙物外而浩跼蹐虜廷委身夷主
功烈蓋世不免於死語曰言事百全至身而嚮幾謂

浩乎以此言之不及泌矣
老莊之道本齊死生而神仙之術欲求不死其道不
同也乃養生家流附會其說以道德南華為談玄之
祖斯已謬矣故劉生七畧以道家為諸子神仙為方
伎後世又有符水禁呪之術始於張道陵亦附之道
家其說愈遠矣北魏時嵩山道士寇謙之修道陵之
術自言嘗遇老子降命繼道陵為天師授以辟穀輕
身之術及科式二十卷使之清整道教蓋合服食禁
呪而一歸之道家矣

後魏遣其臣于什門使燕為燕所留二十一年終不
屈節燕既稱藩乃送什門於魏魏主下詔褒稱以比
蘇武可謂當矣夫人亦在所處耳武持漢節千古傳
其風烈什門委身虜朝致死効節史冊僻左知者無
幾豈以所處不同邪

魏世祖伐涼州命群臣議之皆謂圍水以西地皆枯
石絕無水草人馬饑渴難以久留崔浩折之曰漢書
地理志稱涼州畜牧為天下饒若無水草畜何以蕃
魏主乃決意西征至則水草豐饒乃無燥地世言百
聞不如一見然讀書常以意推之如浩非藉二語何
以折廷議士不博聞習事欲談天下利害真妄論也

崔浩之死宜也夫史者所以記人主之善惡以為萬世勸戒是非褒貶其誰敢私然天下之事有體有情彼匹夫從萬世之後褒刺前王以列國之臣臧否他主於體甚易於情未難也至如載筆記言在主左右以體言之則史臣也以情言之則君父也第敢據書直書以俟後哲之評避人焚草以掩君父之過豈有刊之於石列之於市使行道之人忿恚不平者浩之死宜也古之為良臣者至周公而止古之為信史者至春秋而極周公為王請命藏其書於金縢孔子因魯史舊文為其君諱世不以為諛也柰何賣直揚惡

以博殺身之禍死不足以成仁亡不足以市義君子奚取焉高允對太子曰崔浩孤負至恩以私欲沒其廉潔愛憎蔽其公直此浩之責也至於書朝廷起居言國家得失此為史正體未為多違允之見亦狹矣夫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人子為其父母雖韋布之微行業無取猶為之志傳以永其名豈有播其君父之惡以示天下而以為直筆是攘羊為董狐也曰如此則善惡之迹將何所寄而褒貶之義將何所取乎曰吾非以為不當直書也但宜藏之石室以垂後世不當播之通衢耳司馬氏世典太史其為史記猶藏

之名山數世乃出浩不聞邪

晉世初設散騎常侍選望甚重其後職任閑散用人漸輕至宋孝武帝欲重其選又以選曹權重分吏部尚書為二人侍中蔡興宗謂人曰選曹要重常侍閑淡改之以名而不以實雖主意欲為輕重人心其可變邪既而常侍之選復卑選部之責不異可見天下之勢輕重所趨極不可返雖以人主之意為之低昂亦有不能總之人心風俗日趨於競則隆於樞要而輕於清華此非盛世之風也

自古奸雄竊人之國雖僥倖一時不勞餘力然其後種類相殘必自相殄滅盡而後已此天道也自晉以後代有之其甚者如宋文帝之子十餘人前後誅夷武帝之子二十八人同時就戮自古骨肉相屠未有甚於劉氏者不仁而得天下其禍如此烈也然推致亂之由亦謀之不臧而已自彭城王義康以親賢佐理權位日隆人心皆附為時主所忌以至於死義恭懲之偃倭恪慎竟亦不免其勢使之然也夫尊尊親親周道也然臣不皆周召主不皆成康則死權不如保貴亦較然矣宋齊之代宗室屬尊者不問賢愚即以宰衡自處乃至孩抱三尺付以方州至有未能喜

言身之金
咲而身首梟夷彼何罪也明帝殺建安王休仁每謂
人曰我與建安年時相隣少便歎狎景和太始之間
勲誠實重事計交切不得不相除痛念之至不能自
已因流涕不自勝以此觀之屠滅之慘豈獨其主不
仁亦其勢使之然也悲夫

南宋明帝既誅晉安王子勲等待世祖諸子猶如平
時建安王休仁勸其早為之所於是世祖二十八子
無遺種矣已而自為明帝所誅乃罵曰孝武以誅鉏
兄弟子孫滅絕今復為爾宋祚其能久乎休仁徒知
誅鉏兄弟之禍不知傾陷兄弟之子至於二十八人

同時就死而欲保其身何不思甚也然明帝之於休
仁則負德甚矣方廢帝陵雲諸父以明帝體肥號為
猪王一日忤旨使人擔付大官休仁咲曰猪未應死
廢帝問其狀曰明年生皇太子殺取肺肝廢帝乃止
是明帝所以不死者休仁之力也乃後忌其地望齋
藥賜死曰事計交切不得不相除此謂之報德邪亦
孝武之靈假手明帝以報之邪天網恢恢豈不大哉
後魏顯祖年未弱冠好黃老浮屠之學每引朝士沙
門共談玄理雅薄富貴常有遺世之心已遂內禪手
挈神器付之五歲小兒亦是異事其雅尚冲懷使在

言
士人當為名品然非帝王之盛節也馮太后淫霍無比顯祖常殺其所幸李樂太后恨之遂賜鴆毒惜哉所謂豹養其內虎食其外者邪

後魏馮太后性聰察知書計曉政事被服儉素膳羞減於故事十七八而猜忍多權數以顯祖殺其幸臣至行鴆毒後高祖至孝事無大小皆仰成太后太后往往專決不復關白於帝所幸外嬖爵至侯王賞賜數萬然又外收人望如東陽王丕游明根等皆極其優厚每褒賞嬖寵輒以丕等參之以示不私此呂武之儔也嬖人有才數往往濟其淫霍詩謂無非無儀

真至言哉

表槩褚淵並一時之秀也及齊祖代宋槩據石頭死戰而淵為佐命元勳二子齊名亦不謀矣淵之戴齊也其從弟炤對客嘆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成一名士邪痛哉斯言士之立身一何容易彥回後為齊相入朝以腰扇障面劉祥譏之曰作如此舉措羞面見人障扇何益不知彥回於此作何面目淵子賁痛父失節終身不仕其志有足悲者中愧其弟下愧其子吾為彥回痛之

褚淵王儉范雲沈約皆江左名流人文領袖淵儉宋臣也為齊佐命雲約齊臣也為梁首功士之難知亦已甚矣自古受命之君何嘗不延攬時英以為羽翼然士之自處亦自有道朝綰一綬夕更一綬正有何榮甘心若此亦足悲矣原諸子生平本以文雅風流為浮華標幟固未嘗聞聖賢之道有豪傑之圖士之處世不可無學不可無志一念少差永沉業海可為寒心哉

齊宋禪代時朝省大臣惟侍中謝朓不肯折節或請殺之齊祖曰殺之遂成其名正應容之度外耳英主識畧自與常人不同以此推其心范沈諸人未必不為所薄也

北魏之治至孝文而盛其國勢至孝文而衰何也孝文乘累世之業當隆平之期元政修刑制禮考憲聲名文物煥若可觀仁厚似漢文而修之以儒術好古似漢明而加之以英武蓋不止用夏變夷且有志三代之盛者矣豈非後世令主哉然以其國勢揆之則有不相宜者何也中國之於夷狄長技不同情勢亦異夷之所以能勝中國者徒以其質朴武健不好文飾而已若使解其弓劍而習為禮文則三尺之童可

以犄角故趙武靈王欲取胡地舉國胡服以有代中
山之土今也舉魑結之民而易以冠帶使其精神氣
志日趨於華靡而流於宴安與有國之初大不相侔
矣且拓跋由漠北南遷建國舊土居天下精兵處故
能北控柔然西平涼夏東掠燕遼南向而制江左孝
文惡其陋也舉國而遷之洛陽失地利矣夫以胡虜
百年之運聲教未洽而欲宅中國大比迹成周不亦
遠乎故曰魏之國勢至是而衰也

魏孝文之孝古帝王不能加也然而太過何也馮后
以才數臨朝總攬大柄宣淫敗紀穢德彰聞孝文不
能禁也又從而將順之太后臨王叡之第帝則從往
視王叡之疾帝則從往豈以叡為大臣當以禮御之
邪乃不察其由進乎且馮后忌其英明欲殺之者數
矣其不為廬陵者一間耳夫孝未有過者親失行而
不正此所謂過也正之柰何曰諭太后以道裁左右
以法而為之內外之防可矣

南北朝紀綱風俗事事相反魏法太峻江南法太弛
魏士人朴實而陋江南華而好名魏土曠而民稀江
南民富而敝魏君臣之分太嚴江南上下無章總之
北方猶有古風南則敝矣

天下事無大小要自天理人情推之雖目前有得失必無後悔如較計目前利害不顧人情天理即有益於身家亦何顏面况反受其凶乎南史齊武帝時巴東王子響出鎮荊州為叅佐所持不勝忿恨殺長史司馬以下八人武帝遣戴僧靜討之僧靜曰巴東年少長史執之太急忿不思難故耳天子之子過誤殺人有何大罪僧靜不敢奉勅上不答而心喜之乃遣茹法亮尹畧等往討子響白服登城遣使相聞歆還闕受罪二人不肯上又遣蕭順之將兵繼至子響將白衣左右乘舴艋還朝順之迎而殺之後武帝遊華林園見一猿透擲悲鳴左右曰猿子前日墜崖死上思子響因嗚咽流涕順之慙懼而死此事與戾太子相類皆為左右所持不得見上計畫無復之耳然戾園反迹已著固難解說巴東本無逆迹而順之等直以討擊為功不顧情理使無知童孺隕於非命傷其父子之情本之為一時利害所惑也其視僧靜所見何其遠邪

南史齊武帝詔太廟四時之祭荐宣皇帝以鴨臠起麵餅孝皇帝以筍鴨卵高皇帝以肉膾趙羨昭皇帝茗糲炙魚皆所嗜也司馬公謂其非禮其說本於屈

艾之去芟予竊以為過矣夫子之事親與臣之事君
不同事親以情勝事君以理勝故先王制禮必本人
情理有經常情以事異事死如生思其所嗜禮也親
而有所嗜人子有不周求以充其欲者乎生而從之
死而違之非如生也人子而思親之嗜古人所謂孝
安在其干國之典邪若夫季氏之用八佾則干耳
王融在竟陵八友之列自倚人地三十內望焉公輔
嘗直省中撫案嘆曰為爾寂寂鄧禹笑人行逢朱雀
桁開喧啾不得進槌車壁嘆曰車前無八驕何得稱
丈夫其躁競如此會武帝不豫融即款矯詔立子良

為西昌所阻事不得行鬱林即位乃收融下獄死才
二十七耳以融之才地第令少加恬靜何患不至公
輔而患得嗜進不顧利害以至於死且子良傾身下
士有陳思之風而不免憂死正以融乘危邀幸以速
其禍也夫輕躁之士凶於其家而害於其主有天下
者不可不遠哉

自古敵國遣使好為誕謾之辭張大其國以凌敵人
自春秋名賢所不能免其實非體魏孝文遣王清石
使江南則戒之曰凡使人以和為貴勿迭相矜誇見
於辭色失將命之體予謂孝文此言大有識見所謂

不辱君命者正是以君子之道自處使敵人心服方
為得體若第以口語凌轢鬪捷取贏正如婢子反唇
互有詆辱何益於國且夫國之強弱固不在此也
恩怨之報有理所不通者佛家所謂夙世寃也如齊
高帝革命西昌侯鸞實羽翼之鸞高帝從子也以其
少孤子而畜之及後鬱林不君鸞親殺之海陵即位
又遽奪之殺高武子孫殆無遺類於報應何如寃業
之說儒者所不信以此觀之其殆有焉

自晉宋以來諸王出為刺史皆置典籤一方之事悉
以委之即刺史美惡皆出其口刺史以下折節奉之

如恐不及此所謂舛也原其所由蓋以諸王年少或
在襁褓出鎮方州帷幄之權不得有所寄耳南齊
時南海王子罕戍瑯琊欲往遊東堂典籤不許子罕
還泣謂母曰兒欲遊五步亦不得與囚何異邵陵王
子貞嘗求熊白厨人以典籤不在不敢與其受制如
此及蕭鸞除高帝子孫皆令典籤殺之無一人能拒
者法之敝也乃至於是然其失不在置典籤在使少
王出鎮耳

北魏孝文太平令主本非戡亂之才乃不自揆量有
志混一至再舉六師遠臨江徼而不能有尺寸之地

蓋雖外慕雄圖中情怯耳何也孝文既以蕭鸞篡弒
遠興問罪之師則宜鳴鼓聲罪播告萬方名其為賊
敵乃可服而過為禮讓文告不修至於兵臨壽陽齊
吏問故乃曰固當有故鄉歆我斥言之乎歆我含垢
依違齊使曰未承來命無所舍垢乃始以廢立之事
詰之齊使片言支拒孝文語塞世豈有理直詞窮若
此者邪詳其風旨直似儒生作文字語罵賊賊初不
辱而氣已索矣使劉淵石勒處此當有一番精神令
人快意也且其兵已臨江以馮誕之喪反而哭之遂
不能前行一步是何氣魄又其初出壽陽則頓兵鍾

離再出襄陽則頓兵懸瓠以萬乘之師伐人於數千
里之外進不能直擣都邑挫其根本旁不能連據大
鎮制其險夷而老師費日徘徊孤城曠歲彌時不克
而返於用兵之道遠矣

亡國之主其愚亦出天賦齊祖受禪宋主自宮中出
猶謂左右今日何不奏鼓吹梁兵已圍建康宮中有
數百具榜左右請為城防東昏猶欲留作殿不肯與
之無知至於如此即使忠臣輔之亦不能為况在奸
雄睥睨中邪

沈休文乃賈克之流耳梁武初平建康陰有受禪之

志約從而贊決之又責范雲獨專其功及武帝受禪
奉齊主為巴陵王欲處之南海約乃勸曰今與古異
魏武所云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武帝領之遣使殺
王後約被武帝面責恍惚歸家夢齊主以劍斷其舌
未幾遂死亂賊之報昭昭如此猶謂無鬼神邪

梁武受禪附而成之者沈約范雲也守節不屈者謝
朓何胤也然武帝尊禮何謝如恐不及而賤薄范沈
若不足惜者何英主之識畧自非常人所及而諛臣
之狀態積為人主所窺也夫在彼歆其應我故事機
之會求其助而須之在我欲其詈人故無事之時度

其情而賤之矣可不悲邪然何胤謝朓又自不同朓
在江左素有重名齊氏受禪嘗訪於朓朓正言拒之
及令奉璽革命朓與何胤何點同隱東山武帝召之
二何皆不就朓乃輕舟詣闕角巾見上即以司徒處
之朓之名德本在何上然二何往而不返朓乃不終
其志如此以方沈范又五十百步之間為可惜也

宋孝武斬艾兄弟及子而絕宋明帝又盡殺孝武子
孫及子而亡齊高帝盡殺宋氏之後及子而弑齊明
帝又盡殺高帝諸王及子而滅所以二代血屬幾無
遺種梁武革命乃召子恪子範等諭之曰江左以來

言身法金
代謝之際必相屠滅感傷和氣所以國祚不長於是
子範兄弟並以才能知名歷官清顯梁武享國四十
祀江左歷朝未有其比而子孫蕃盛至隋唐之際尤
多顯者天道惡殺鬼神佑善其報之不爽如此不然
以梁武之功名豈遠出宋齊之上而身享太平之福
至於四五十年上同漢武下比唐玄非其仁心所格
何以臻此此世之為暴者可少鑒矣

江北自五胡以來亂無寧日及元魏孝文之世天下
承平政令寧一可數十年江南自東晉以來亂無寧
日至梁武帝之世喪亂少息民得安枕者亦數十年
何治日之少亂日之多如二主者可謂賢矣無亦天
心厭亂殺運一終而二主適逢其時邪

自漢武帝欲立孝昭先殺鉤弋夫人其後元魏諸君
遂以為故事每將立太子必先殺其生母是後妃嬪
有子應為太子者皆不敢舉及胡克華選入掖庭同
列以故祝之願生諸王公主勿生太子克華曰妾之
志異於諸人柰何畏一身之死而使國家無嗣及有
娠同列勸去之克華又不可曰男生身死所不憾也
及生子詔立為太子克華亦不見殺肅宗即位尊為
太后亂政專權幾不可制夫魏之法慘矣然觀胡后

之亂則殺者為是邪

梁武與沈約范雲任昉同在竟陵王幕號為八友本以詞翰相標及武帝即位與沈約各疏栗事約少上三條出謂人曰此公護前不則羞死上聞之怒欲治其罪徐勉固諫而止南朝君臣以文章技藝相高如此豈王者之體宜其偏安江沱不能混一也

天下之事各自有機以古裁今祇見其泥耳元魏敬宗欲誅爾朱榮召中書舍人溫子昇問王允殺董卓故事子昇具道本末帝曰王允若即赦涼州人必不應至此於是手劍誅榮爾朱之族握兵如故餘孽四

起敬宗遇禍擁立三主相繼受屠而高齊之業起矣夫榮之與卓其勢同也一以不赦生亂一以不除生亂機不同也談天下者慎不可泥哉

六朝君臣之禮江北太嚴江南太褻以江北言之胡太后入絹藏令王公大人各自負絹襴力取之尚書令李崇章武王融負絹過重顛仆於地以王侯公卿上所改容禮貌而使之負絹是徒隸畜之也江南又不然人主面字其臣及諱其先世王謝大族驕恣偃蹇居然無上下之分亦大無紀矣朝廷之待臣下自有一定之體過與不及均為失禮

梁祚之不延有以哉以昭明之哲文而不得保其年亦天意邪然武帝之子若豫章王綜姪若臨賀王正德皆叛國出奔躬為惡逆武帝猶容忍之而昭明之賢乃以小事被讒使之幽鬱而死且終身啣之不肯立其子子之賢不肖如彼而君父之喜怒如此豈非天奪其魄邪

王衍識石勒於上東門而追之不及高歡一見宇文泰竒其狀貌竟不能留而遣之皆天意也二人者挺身胡羯之中其風神志氣必有大過人者故衍歡從風塵中識之天之生人固自不偶有如此兩人者使

之無事其可得邪

魏孝武既與高歡構隙因謀入關就宇文泰廷臣亦多勸西幸者東郡太守裴俠謂王思政曰泰為三軍所推居百二之地已操戈矛寧肯授人以柄雖欲投之恐無異避湯入火也孝武入關卒為所害當時事勢豈待智者能料而廷臣無及之者何邪國而至是亦可悲矣

夷人每有至性非中土所及如元魏賀拔勝南附梁武待之極厚及思歸遣還帝親餞之於南苑勝懷上恩見禽獸南向者皆不射之唐太宗以外夷酋長列

為宿衛大帝拊之亦厚大帝之喪夷酋犁面自刺者
數十人此皆中國所不及也
梁武帝一塔之費動以巨億而宗廟會同不殺牲牢
且曰吾自非公宴不食國家之食乃至宮人亦不食
國家之食凡所營造不關材官皆資顧借以成其事
竟不知武帝所私食者何國之食所顧借者何國之
民身為天下國家之主而云不食國家此詞之不可
通者祇見其愚且蔽也

侯景既破臺城入見武帝於太極東堂武帝神色不
變問曰卿在軍中日久得無為勞景不敢仰視汗流
被面退謂其下曰吾常跨馬對陣矢刃交下而意氣
安緩了無怖心今見蕭公使人自懼豈非天威難犯
吾不可以再見之以景之驍雄暴伉勢若無前武帝
當存亡死生之際猶能折其雄心使之惶怖帝王器
度必有非常人所及者矣

侯景之亂建康士民逃難四出太子洗馬高允至京
口端居不行曰死生有命如何可逃禍之所來皆生
於利苟不求利禍何從生此名言也世人若不求利
即無害若不求福即無禍何也有利則有害有福即
有禍也有利而無害者無心於求利者也有福而無

禍者無心於求福者也福禍利害之際惟無心焉可矣

高洋為其兄澄所忌深自韜晦言不出口每退朝還第輒閉閣靜坐雖對妻子竟日不言當時不知者以為沉靜一旦代澄即移魏祚厥後淫雪亮狠人類所無視其韜匿之時如二人矣夫人之不易知如此世有以一時之舉措而定終身之品流者宜其多也奸侯景將殺簡文使王偉等進酒曰丞相以陛下幽憂既久使臣等上壽因齋曲項琵琶與帝極飲帝知將見殺因盡醉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既醉而寢備

等以土囊壓之而殂常考江南好文之主至梁氏極盛昭明一代才人不幸早世簡文孝元二主博學工文才情冠世然皆不保首領以沒文之無益於君德如此簡文為侯景所幽無復侍中及帝乃書壁及板障為詩及文數百篇辭極悽愴如此而文不如無文魏兵南下元帝與群臣戎服講老子以至於敗如此而談不如無談

魏兵入江陵梁元帝入東閣竹殿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又以寶劍斫柱令斷嘆曰文武之道今夜盡矣嗟夫以圖史為文劔戟為武所謂識其小者也志量

如此安得不亡哉謂湘東何意焚書曰讀書卷猶有今日故焚之其不達君人之道如此使與魏氏父子橫槩江上不及遠矣

梁氏忠臣王琳一人而已方其率交廣之兵入援江陵江陵不守建康改禪間關播越奉末嘉王而立之末嘉兵敗又與之入齊歆以一旅興復卧薪嘗膽未嘗須臾忘陳氏也琳後為吳明徹所禽故麾下將卒見者皆歔歔不能仰視為之請命田夫野老知與不知無不流涕忠義之感人如此當六代迺遷之時君如傳舍而琳乃身冒百艱以明大義江左文藝之流

高自標榜者不當愧死邪

高洋之殂也謂李后曰人生必有死但憐正道尚幼人將奪之耳因謂常山王演奪則任汝慎勿殺也及正道即位演入宮為變帝曰但勾兒命兒自下殿去婁太后亦謂演曰勿令濟南有他及演有疾徵正道殺之太后視疾問濟南所在三演不對太后曰殺之邪不用吾言死其宜矣於是長廣王湛嗣位演與湛書曰百年汝可以樂處置之勿効前人也湛既即位亦召樂陵王百年殺之嗟夫湛與演之惡則均矣演不能容一正道而欲使湛容百年不亦惑邪楚靈

王有言予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夫天道之報施不爽毫髮如此而克人邪行不絕於世何邪湛之殺百年也使使召之百年自知不免割帶玦與其妃斛律氏及百年捶死妃握玦哀號不食月餘而死玦猶在手拳不可開其父光自擘之乃開此事令人傷心彼湛亦何心腸忍使至此邪

趙高說二世曰人生如白駒過隙無為自苦和士開說北齊主曰自古帝王盡為灰土堯舜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及少壯極意為樂一日取快可敵千年自古小人訶諛人主莫不以此動之人主見其適意甘心

縱欲至於求為黔首亦不可得安在其取快耶

北齊王使和士開與胡后握槩河南王孝諭諫曰皇后天下之母豈可與臣下接手竟為士開所陷握槩點籌可作一對

六朝御史中丞最重中丞出與皇太子分路王公皆遙駐車去牛頓輓於地以待其過其或遲違則前驅以赤棒捧之北齊高湛以東平王儼為司徒領御史中丞上日與皇后張幕觀遣中使趣之赤棒卒應聲碎其鞍帝后大咲時儼十歲餘耳世祖既殂儼率兵誅和士開遂為後主所殺夫以十歲小兒使之身兼

將相握兵柄以相戲咲此殺之之道也儼之誅士開
斛律光聞之拊掌曰龍子所為固自不似凡人徒快
士開之死耳曾不思國有常憲官有常守儼以垂髻
之年親為介弟位居三公不請命人主而稱兵闕下
誅其幸臣此謂國有法邪光徒以士開之死為快而
不思儼之死可悲也

北齊畢義雲為治酷忍非人理所及於家尤甚其後
為盜所殺遺其刀驗之乃其子善昭所佩刀也有司
執善昭誅之予以為有司過也善昭設殺其父必不
遺刀蓋盜為此謀以殺其子耳

六朝君臣上下絕無禮體江左昵於風流江北雜於
夷俗非峻而少恩則混而無別其於失禮一也試舉
一二如侯安都自恃其功至借陳主別殿以宴其妻
妾南面正坐使賓客上壽如在帝前此何體也周主
於禁中見宇文護行家人禮太后賜護坐帝侍立於
旁此倒置也夫瀆則生亂陵則導奸非臣節不終則
主恩不竟君臣之間必有受其敗者故安都伏刃於
陳而宇文見醢於周也

北齊主緯好自彈琵琶為無愁之曲音韻窈窕極於
哀思使胡兒闍豎賢聲和之曲終樂闕無不隕涕故

民間謂之無愁天子嗟夫齊之無愁曲陳之臨春樂
皆所謂亡國音也

夫成敗存亡之機有決於一轉眄間者如北齊之亡
是也周人已取平陽高緯自將攻之平陽且陷矣緯
敕將士毋入召馮淑妃觀之妃方粧畫不時至周人
以木拒塞城遂不下後與周主對戰兵纔合又與馮
妃並騎觀戰東偏少却淑妃怖曰軍敗矣緯即以淑
妃奔走兵遂大敗以至於亡將百萬之師決勝於頃
刻而與一婦人同觀如此而不亡者未之有者也淑
妃本穆后之婢所謂馮小憐者以一婢亡國不亦耻

耶

北齊之亡也廣寧王孝珩嘆曰自神武皇帝以外吾
諸父兄弟無一人至四十者命也蓋自文襄以下皆
多夭折或橫相屠戮不得良死一則生長富貴縱慾
忘身一則徂習驕奢骨肉相殘三代以下人主不講
於帝王之學以至不保其身何但高氏而諉之於命
則過矣齊之亡也得免者二人馬仁英以清狂仁雅
以瘖疾故造物於人或益之而損或損之而益此支
離所以攘臂也

北齊之將亡也於宮中立貧兒材行乞其中後周之

將亡也於宮中作乞寒胡戲二者皆識也

後周武帝平齊得李德林謂臣下曰吾嘗謂德林天上今乃其得其驅使及天元殂楊堅得政使人謂德林曰經國任重欲與公共事德林曰願以死奉公是德林數年之中由齊而周由周而隋也天上人固若此邪

王莽篡漢以平帝后為黃皇室主楊堅篡隋以宣帝后為安樂公主二后皆憤惋不平以至於死二父慙之所謂逐麋之犬不暇顧兔於人心天理何如

蘇威言於隋文帝曰臣先人每戒臣云惟讀孝經一卷

足以立身治國何用多為趙普對太宗曰臣以半部論語佐太祖取天下以半部論語佐陛下致太平二公皆佐命元勳資以致君者如此書豈在多邪然普之論語雖未盡用而未大相遠至於威之孝經讀卷中何等語也文帝創業之初威不與其謀可謂潔已矣及江都既敗僭竊並起威以八十故老奔走王寶之間以保旦夕之喘所謂終於事君者邪

江左歷朝惟蕭氏享國最久蓋齊梁一族合之已數十年蕭登據江陵數百里之地以事周隋又三十餘年而蕭銑再據江南幅員數千里上繼齊梁則百年

以上矣

陳後主之入情也文帝待之甚厚每預宴恐其傷心不奏吳音後主以朝無秩位願得一官號文帝曰叔寶全無心肝監者又言叔寶常醉罕有醒時與其子弟日飲一石文帝大驚使節其酒既而曰任其性不爾何以過日世皆笑其昏愚予謂六朝亡國之主無一人得免惟叔寶無恙正賴此耳此與安樂公對司馬文王相似

史稱楊素第宅華侈制擬宮禁後庭妓妾曳羅綺者以千數其富如此第舉一事如素構太子勇之罪以為至尊在仁壽宮太子嘗飼馬千匹勇曰竊聞公家馬數萬匹勇忝太子馬千匹乃是反乎古時將相豪富徃徃如此禮曰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齊景公負海千里有馬千駟世猶侈之今以將相大臣馬至數萬即今之御廄所不及也亦太溢哉

隋文帝見蜀王秀不才因謂群臣曰壞我法者子孫也辟如猛虎物不能害反為毛間虫所損食耳吾嘗服其名言自古以來擅萬乘之威據四海之籍一夫作亂而七廟為墟一嬖惑心而萬邦瓦解解者皆毛間之虫也何但子之賢不肖然邪

言文子金
文中子三代之儒也談不為玄誕行不為僻左出處
語默左矩右規聖人之徒也惟續經中說涉於兒戲
為有識所笑耳楊素勸文仲子仕而不從蔡京聘楊
龜山而出迹二子之行藏則優劣較然矣而世猶歎
嗷然高下之豈未考其行邪

自漢以降天下戶口莫盛於開皇而南北多少之數
與後世有大相遠者周之平齊也得戶三百三萬隋
之代周也戶不滿四十萬陳之亡也戶不滿六十萬
總計隋初見戶原止四百餘萬關隴巴蜀以四十萬
江淮吳越以六十萬其餘三百餘萬盡在河洛燕齊

之間至開皇末年戶倍其初故至八百九十萬戶想
其多少之分亦畧倣此也然考之典午渡江中原諸
郡俱牧戎馬至數百年戶宜少而反多江左數十州
人民生聚遠出中原戶宜多而反少其故何也北之
政虐故下無隱奸南之政寬故民有遺賦北之民朴
故數不敢蔽南之民匿故筭不盡登也隆污緩急之
故此足以觀矣

揚廣奪嫡之謀成於楊素弒逆之迹假於張衡二人
之於煬帝有功之臣也然素為煬帝所忌至欲以毒
酒殺之衡竟賜死衡曰我為人作何等事而望久活

嗟夫使亂臣賊子長有富貴無天道之極矣彼煬帝之心豈無真識當其同謀之時未嘗不賞其功而疑其心也何至後日而始猜忌之邪

夫窮兵遠涉利在用寡失在用衆邛支樓蘭遠處萬里漢使用一劔之任而成高麗近在海陬煬帝將百萬之師以劔豈百萬不若一劔哉衆寡之用懸而遠近之情異也

